

昌黎先生集

冊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

○屬之欲切

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

他典切

手

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緣去聲前漢公孫

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

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

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或有複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  
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和八年守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  
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  
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  
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  
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  
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  
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  
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  
推功原大或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

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懣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閒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初德宗辛奉天倉卒闕順宗嘗辛嘗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  
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四  
表為節度掌書記

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

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

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

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咸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重或作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厯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

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

度為御史中丞又毗邦憲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

於防虞幾至斃踣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

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祗自內慙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

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以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閒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

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

桓公聞用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

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



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  
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

弘靖韋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

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鄂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

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

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

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

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

蔡者龜也今始入賊

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

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  
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  
至

### 冬薦官殷侑狀

御書云冬官字公嘗有荅殷侍

疑卽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元和

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少  
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  
爲太常博士矣而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

城者

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  
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卽所謂停使也

委常參

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  
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

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

或作修

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

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

或作旨

其王用男所

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

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劉又好伎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

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

用男入事物其又所謂諛墓中人所不得者歟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某云臣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已薦之鄭

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關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所敢不論紹述死又為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

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

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

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

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張正甫為京兆尹舉馬摠為兵侍又舉張正甫

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五月常參官授



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  
重之議况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年十月淮西平羣臣

請刻石紀功十三伏奉正月十四日敕刑部侍郎

韓愈撰文表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

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

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

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

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

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作某月十四日勅牒或  
非以收復淮西或以或作已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為將來法式或無復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允其志  
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中謝

涉旬或作旬涉竊

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

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

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

號或作纂經上或有正字

列之

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

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

中謝或無

此二字

伏惟唐至陛下

惟或以

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

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

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

詞學之英所在麻列

○麻或作方從閣杭苑李謝本

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

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

舊本定从麻字外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

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無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

便廢麻而直作或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

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以為是

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考耳今以無本亦儒宗文

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內之

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或

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

謹上有

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

本弘一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

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

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日未獲賊首

遣盜於通化坊刺殺御史中丞裴度傷之又

而免京師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

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

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

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

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

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

平等官

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

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

獨上或有內字

尙未賜給羣

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  
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  
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  
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

因或作由法一作罰

承宗何故而賜誅

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

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

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或無之人字

况今元濟承宗尙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

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不績

已或作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劔南東西川斬

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邢州磁威

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

所管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

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陛下

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

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

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

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

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

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

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

本之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

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擇杭本作

澤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

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

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

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

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

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

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久闕方本但以酷信閣抗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爲無理今悉補而臣於告賊之人告或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足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愆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數公

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南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鎔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



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  
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  
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  
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  
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  
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  
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聞或以作臣聞自

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或作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入字考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

舊史無然而此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

三字今从新史

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

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作入或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作八或九前後三度

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畫新舊史作盡止

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

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史材識新舊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史知新舊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作聖明或聖明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無許字新舊創上或別臣常以為高祖之

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今縱未能即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昇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迎新史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徇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

信云上新史或無皆字敬

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

命

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

指

焚頂上新史有以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

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

道不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

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而出之於或無而

惑下舊史有於字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令入宮禁以新舊史作孔子曰敬鬼神而遠

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茷祓除

不祥被闕杭蜀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惡茷葦若可掃不祥左氏襄二九年公如楚楚康

王卒楚人使公親禳公使巫以桃茷先被殯楚人悔

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茷不

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

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

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

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傳

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

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

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也故  
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  
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  
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  
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未有不爲佛不盡其道之  
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 潮州刺史謝上表

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謂宰相曰公  
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  
當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縛恐其復用愈  
故遂先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  
郡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  
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  
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  
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鷲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

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

怒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

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

正上或有今年字

卽日奔

馳上道

就或作路

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

三月己卯公至潮州

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

或無具字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

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

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

面或作親

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

作經舊史

過海口下惡水瀉瀧壯猛

音雙

難計

程期

史程期新舊

颶風鱉魚

遇颶其

患禍不測州南近

界

州南近界或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

新舊史

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

許

舊史無所見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

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

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乎新舊史

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  
新史無多字杭本併無二字尤非是  
伏以大唐受命

有天下作大新史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武剋

不剛孽臣姦隸孽或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繼一作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十七年史不貢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雷厲

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大字之

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

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

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

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或無之字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

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  
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  
史年下或無代字舊  
當此

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上際或有之時  
而

臣負罪嬰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

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  
或

是非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

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  
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

云古者皇曰皇帝曰漢哀帝始有聖劉太

皇始兼皇高宗中宗遂有天聖文神之

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子聖文神之

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

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君豈不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

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作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

情款懇倒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

文神武法天天人合慶作合或日月揚光環海之閒作或

中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作欣一以歌以舞或作以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

字無人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

之謂神妙而或作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

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

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

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

矣國內無饑寒無國下或內字四夷皆朝貢無朝上或皆字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

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上別有講字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集字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

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憲一作假息海隅

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

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銜酸作如

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

傍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

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罪自刑部

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

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

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

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

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

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

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

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卽位表

穆宗卽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

或無三字

虔奉

遺詔昭升大位

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卽位書昭升于上

天地神

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

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

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

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

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

或作涕

舉用俊乂流竄姦邪

帝卽位之日召翰林

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鏞爲崖州司

戶參軍

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

渾敦窮奇擣杌

饗饗四凶也蒼舒隲數擣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

也見左傳

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守制或作劄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

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  
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  
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  
尊母爲皇太后卽憲宗懿安

皇后郭氏子  
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  
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  
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

帝王世紀華胥  
太昊母

文母

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

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

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

賀闕廷

賀或作慶

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

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

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

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陵或作澤

故黃帝因之以紀事

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

虞舜由

之而作歌

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又按

季夏六月土王用事

王或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

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

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微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

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寬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

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以為

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  
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

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

資序已深序或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

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奉以自代時元和

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永貞元年

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

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

實早登科第

貞元十一年泰登第

亦更臺省

貞元中泰累遷

往

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

表稱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

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  
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  
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  
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  
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  
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  
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  
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  
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

是有  
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  
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

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經今字

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

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

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

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為天

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

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地彌天區界軼海

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

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

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西戎

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

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  
非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貶皇甫縛隨所顧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

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

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媯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

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

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

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作下或闕而不

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

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

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顓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

除兵部侍郎舉顓自代○顓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顓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顓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

公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之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

或無戣為人同字

戣為人

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

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  
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  
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  
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

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軫音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

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

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

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

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蒙陛下厚恩苟有

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為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

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

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閒或無逝者至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

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

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中使纔

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

作雷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

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

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北時作

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閉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十二

度今月一日十月十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

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閉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

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

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侍郎長慶元

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章顛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

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

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

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志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



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荅丁晉公書云退之

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

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

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爲祭酒時

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

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文一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

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

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

元和閒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瓊繼

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略使復上表

請討公以近貶嶺外事詳故以是移袁繼

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移袁繼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一臣去年一作右

其州雖與

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

或諳

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

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

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

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

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

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

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或因作內經二字

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

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作自或造作兵端人神

共嫉以致殃咎致嫉或作怒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

用嚴公素者作素或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

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

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併或無然邕州

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

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

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

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

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

土伏或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

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

或無字岳

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

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

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

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

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

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

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改元大慶

元和十六年當改元

穆宗赦其罪戾

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

或呼

叫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

或有

其作處理得宜理或置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等在字或二

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  
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  
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

同猶今之貼黃及狀  
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

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並是

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

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

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

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

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

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



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

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

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

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

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

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天下之全方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

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十二年裴度

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

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其奉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  
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攜上或有皆字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

餉或作飽非是

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必取或作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有矣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一作

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

也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

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

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

趙高曰斷而後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

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

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待之

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

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  
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  
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  
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

或無充字

○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

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

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

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

繞一作統都數雖多每

處則至少

至上有兵字

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

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

或無分字

每道各置三萬

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

隱或作殷○按漢書隱若

一敵國方本非是

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

四或諸

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

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作往或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  
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  
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  
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

廉或作戰非是

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

然或作則

不可愛惜所費

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伐或作罰非是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

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



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

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誠陽或作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

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

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為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

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罰至如淄青恒州范

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

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

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

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

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

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

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  
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  
毫吏長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  
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窮失官錢四  
十萬緡是宜  
以此終也

###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  
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  
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  
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  
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  
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  
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

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

無益也

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

又宰相者

或無者二字或無又者二字

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

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

別是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

法行之後停

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

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北尹料錢百

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

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

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

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

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

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

或無所由二字

今臣計其新

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  
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  
多者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  
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  
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  
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  
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無也上或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一字有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脚

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

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

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

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

萬貫文

尙或作計

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



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

足謂一年已來

謂一作請

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

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

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

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

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

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權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

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

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

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

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

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

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

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

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

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

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

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新法實價與舊

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

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

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為也

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

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

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

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

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或作稅為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

當有之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

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也或作

一件平叔云

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

行此策後兩市軍

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  
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  
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  
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  
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  
奏聞伏聽勅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奏聞為奏

以商料柴奉令民大日修令國等各劇休害各難疑  
實甚

本黨健實故不映驛國天對幾阿而害入靈如其後  
實代由者入善此一檢若果并文不計大夫入以兼

十節責軍同軍可暨改自歸縣並取計

入官野大買

一抄字冰云  
又順之也  
若必計此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國朝韓文公臨

書本韓文翁

文翁

書本

宋仁宗皇帝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略附注本之文之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秘書郎李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

昌黎某人皇甫湜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

漢書地理志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

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

韓氏其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

緒陽九世孫河東太守類當生河東太守純居南陽郡之

安太守員外郎二子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

昌黎先生集傳 中華書局聚

棘城其空一稜後顏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桓

安成侯者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素素生桓

王茂侯均生峻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桓

仲穎川之族尋稜之而後世嘗徒承騫之此而推則公

固穎川之族尋稜之而後世嘗徒承騫之此而推則公

祖獨以撰年譜為均州小不世嘗徒承騫之此而推則公

見公世系之實考則遂諱匿不取復也唯方擢會愈之名

而直以世為不可考則遂諱匿不取復也唯方擢會愈之名

引董道說以為論南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南

稜與二書合其論南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南

陽之隸河漢至隋中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陽始三

孟州自漢至隋中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陽始三

城使公每自改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

之故公每自改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

骨于河之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

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舊塋盟

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瀘穀則必以地而後稱嘗

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必以地而後稱嘗

則又有所謂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

亦若有所謂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

使公派不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緒陽已歷數世其後又

屢遷徙不應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遠指鄧州為公鄉

里也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遠指鄧州為公鄉

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為已公

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為已公

脩武則無可疑者而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序李漢

母誌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

宗小宗之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曆

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

卒公携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

詹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成就文爽詩陽愈自知讀

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讀書狀云

記按復志賦云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於江之南

始專專於講學今非古訓為無所用其擢進士第洪

心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

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

八年庚午有河進士第時年二十七辛未有送齊韓序

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外書舊史云大曆御溝新柳

昌黎先生集傳

中華書局聚



間故相鄭餘慶顯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

九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一年試

宏詞下未詳是贈張童序十一年嘗歸河陽省墳墓

見答崔立之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

過潼關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

東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

定為此年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沐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

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

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

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

用進士從董晉平沐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

皆後二年公入沐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

有成一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

十一年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

之公入沐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為歷官之始

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

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

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未為失但云十

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亦在十

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乎要當以公之序亦在十

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序亦在十

二狀也二史通鑑為正持程狂躁已辨其非矣○洪審不

足據也舊史之鑑作巡官則程賦送汴州監軍俱

又云十三四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文珍序三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復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奇碑行四五年己卯董晉行汴州亂二月三日丞相薨公

從喪行四五年己卯董晉行汴州亂二月三日丞相薨公

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彭城愈從喪至洛

張建封居之符離睢上及秋將去建封奏為節

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

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球書賀白免

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

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

見孟東野書及題壁下李生壁四日公與東野書欲至

秋辭去而題李生壁下李生壁四日公與東野書欲至

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

此不合難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

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師調四門博士譜

文在洛有與衛中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譜

昌黎先生集傳

中華書局聚

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  
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  
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  
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千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  
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絕不可返發狂慟哭  
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者也李肇國史  
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乃下沈顏作聲書  
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  
以乃實錄也豈有賢者輕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  
補乃實錄也豈有賢者輕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  
彈琴序與崔羣書施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士巧墓誌馬橐行狀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譜洪

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  
有齒落哭揚兵曹陸歙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稱  
裕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  
四門博士時已能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

師至於十五年蓋公貞元五年從鄭滑闕復來京  
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元五年不從餘力而此書乃

盛稱為滿公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攻唐制凡居官以四  
考為稱其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

狀墓碑皆以文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  
稱前官又以文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

罷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不可詳究然所取不信者李實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

屈身錄又伸道也然公天早獨入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公

十年八九年始來京師貞元二年也洪雖以再至言實

時有其實率合也併誌所疑以埃知者急公與張署李

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為幸臣所讒貶是連州陽山令幸

免田租上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是連州陽山令幸

數千言極論進學之弊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之

詩叙坐論此兩事也方攻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學士

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

正合況朝誌略皆不從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

而狀及碑誌略皆不從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

皆上疏之罪也或疑上疏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言

語最無妄姦猜畏冤離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或慮

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

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為申及之○市早畿兩事言

公詩攻之不蓋以十九年冬未賤官二十一年甲申春始

到陽山時有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改江陵

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

曹參軍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府誌

河南通官記洪又云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秋離陽山

州文時有衡岳廟詩祈雨及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岳

及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

謂幕中之評則辨蓋謂御史州時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

分司東都三歲為真寅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正月丙

食出遊夜歸贈張十一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

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士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龍炭

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文和聖德詩并

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

公作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

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

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也公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綱翰裴十舍人李吉甫裴瑄

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東都有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

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少府及東都遇

春詩與少室李渤書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

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

洛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

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

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攻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

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六月十日也

德使司京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

之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

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狠籍公牒

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錢徽與

都游嵩洛諸題送李正字侯參謀和盧汀詩鄭函

寶章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函

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北韋夫人墓誌河南

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鄭幽

昌黎先生集

傳

五

中華書局聚

聚

聚



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

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

遠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鄭

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

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入有罪中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

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

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

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

蝕招楊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

誌遷職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

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

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

墓誌華陰令柳澗有辜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

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

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

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

自去歲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觀

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洽舊

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博學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也若云三年則自元為博學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尾已四年矣方云丙戌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學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是居官之久近為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為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暫為御史而此言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於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此議在穆宗即位之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此議在穆宗即位之重許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月尚段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儼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轉考功知制誥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墓誌

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

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

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

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

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

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創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

喪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

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

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捕賊行賞表藍田

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

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

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

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

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

子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

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

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

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

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  
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  
李逢吉韋貫之也其去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  
臺郎滿歲則遷公以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  
矣李漢云收拾遺文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  
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  
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  
行狀言公所論果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六年六月而  
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則不應全不言及狀中  
是此狀不惟不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後亦不在十  
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後亦不在十年  
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  
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  
碑韓氏墓誌王用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

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

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

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

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

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  
 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濟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  
 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  
 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  
 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  
 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  
 公撰平淮西碑其一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  
 濟李愬功第一愬不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  
 唱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  
 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  
 惟簡墓誌權德輿碑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  
 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梧  
 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  
 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

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鏞程異也公之被謫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



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文正本皆但云謝表

及祭神公文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

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到

郡可決非故三公表亦逐云鱣魚亦未必在四月二日公到

本○乃今按云道里而行則則又方似說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

也○未詳其說關之可也似洪武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

有路旁候至藍關示姪孫○洪武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

曲使河驛次鄧州界過陽瀧吏題瀧寺至韶州寄

張使初南食貽元州十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寄

協律宜城南驛記潮州謝表祭柳魚文食蝦蟇別趙子諸

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柳魚文食蝦蟇別趙子諸

冊十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授袁州刺史號大**召拜國子**

祭酒洪春到袁途有袁州謝韶州穆公及韶州留別

冊皇使君二詩至袁有五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閣記九賀

命召拜國子賀慶雲表舉韓泰自賀狀滕王閣記九賀

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

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寄江西王祭

中丞閣老仲舒詩至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夫程及題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夫程及題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夫程及題

山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  
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行次安陸詩至襄州  
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  
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  
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  
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  
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  
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  
族子攢之不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  
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  
寂寞矣公在國子監徒有兩中寄籍詩舉張惟素自代  
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  
上尊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號表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祭文李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鎮州亂殺田弘  
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

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  
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  
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  
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

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

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

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使深冀以討之十月命

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

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

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

按先太師謂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

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警引虎齧臙血

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疎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

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

云是年有文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譜天

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

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初

入或問公曰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見也

其出則人勢輕是年有鄆州豁堂詩實司令史勢重聽

誌楚國夫人墓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

誌黃陵廟碑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

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

為北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

軍將盜賊止不取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

忤故送府使以尹相杖之公曰安有以此使歸史中丞械

紳因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神道碑與紳爭何事

公請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

三部侍郎取才銓不鎖入吏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

當詳其義疑不銓法有吏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才

公為京北有舉馬擲自代語或是賀太陽不虧代表

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虧代表

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擲女長慶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甲洪譜云四年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

孔既罷以十二年二月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屬滿百有

假伯既罷以十二年二月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屬滿百有

某伯既罷以十二年二月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屬滿百有

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  
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曠下幸不至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  
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詠多  
慨慷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曠  
中識生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有曠

達命喪葬無不衾裳其於死之際寫此圖日以七數  
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之際寫此圖日以七數  
遺命喪葬無不衾裳其於死之際寫此圖日以七數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異教自信之篤至此事不見  
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此事不見

可以為後世法而譜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

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募以報厚性通論議  
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募以報厚性通論議

多先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  
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

誌云公洞明軒闢不施載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  
怠以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該笑嘯歌又云內外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  
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

昌黎先生集 傳 十一 卷之五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己而我負終不計  
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入諾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入或晝見其面退相指  
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  
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

權尚友作者跋邪觚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  
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  
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  
而栗密窈窕章委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  
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  
人罪非我計此中必疑當云人知人罪非知

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  
我所計之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獨愈而己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有文則言可甚高不  
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其所  
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學之序雖若有所求其所  
未至故其所以及此者然其於學之序雖若有所求其所  
然其非曰空信口率然傳言之非有所見於前人之  
語又非曰空信口率然傳言之非有所見於前人之  
所見則此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  
之論唯此二條為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紛易無補百年精神其為予奪乃  
有大大不同者故嘗折衷其衷而論之無謂程子之意固  
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  
道知其可用之行於天下而未知其體之當先於吾之  
心知其可於天而事而未知其體之當先於吾之  
身也其行於天而事而未知其體之當先於吾之  
大而其行於天而事而未知其體之當先於吾之  
深之殊以終未嘗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  
知汲汲以行其道未嘗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  
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而信者如王氏所  
譏者矣但王私雖能言此而文而信者如王氏所  
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楚雖失而齊亦未為  
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韓公之  
竊以為若得是而論之則有分乎  
學所以為得是而論之則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  
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樸剗僞  
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  
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  
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  
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咲踰而復奮始  
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  
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  
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  
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  
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  
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  
於斯將所以盜其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  
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

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

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



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  
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  
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

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

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

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方作時文

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缺祿利未

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

數年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

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不可也○今按

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

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

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

